

2016年【冬季卷】总第二十八辑

大型新诗丛刊

星河

骆寒超 黄纪云 主编

黑陶

人民文学出版社



星河



黑陶

大/型/新/诗/丛/刊

2016年【冬季卷】

骆寒超 黄纪云 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陶 / 骆寒超, 黄纪云主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星河)

ISBN 978-7-02-012276-9

I. ①黑… II. ①骆… ②黄…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②诗学—中国—文集 IV. ①I227 ②I207.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3364 号

责任编辑: 李明生
责任校对: 菡 蓓
封面题签: 黄纪云
封面摄影: 恒 父
美术编辑: 戴小粟
篆 刻: 姚伟荣
内文插图: 麦浪 等
责任印制: 洛 依
印制助理: 庄 红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浙江广育爱多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40 千字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 / 16 印张 15.25 插页 1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12276-9 定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雨中布袋山

李建军

雨中布袋山

是雨的囚徒,还是雨的儿子

瀑布溢满甜蜜的乳汁

树叶铺开柔软的地毯

雨水穿越竹林,穿越黎明

山是手绢,让谁轻轻一拧

就出来一大把波浪一大片云

山是倒悬的海

一座孤岛,一头野狼

足缝间流满尖锐的血与泪

雨的项链挂在山的脖颈

雨的戒指戴上山的手指

山的头颅,大睁着雨亮晶晶的眼睛

神秘的布袋山空灵灵的飞旋

雨丝轻轻一点

就点出一片片蝴蝶与花瓣

就游来一只野鸭似的月亮

就绽放一个乳房般的初阳

音韵

李建军

在布袋山上,枕石听音
日光弯曲了阔叶林
缓缓流淌,揉碎了绿的影子

我仿佛骑着飞瀑
像海鸥,飞翔着豪情与忧伤
在溪水碧绿的镜子里
窥见如烟的往事,摇向透明的未来



主 编
骆寒超 黄纪云

执行主编
骆 苡

责任编辑
李明生 菡 茜

星河浮雕
主持人 周小波

星河组曲
主持人 怀 尘

繁星满天
主持人 袁丹丹

理论与批评
主持人 安 操

黑陶
HEITAO
【冬季卷】
DONGJIJUAN

01

XINGHE

星河浮雕

- 1 桑克的诗
- 5 马永波的诗
- 9 李郁葱的诗
- 13 沈彩初的诗
- 17 大卫的诗
- 20 古筝的诗
- 23 宁明的诗
- 26 风荷的诗
- 30 涂国文的诗
- 34 骆蔓的诗
- 37 苏波的诗
- 41 孙昌建的诗
- 45 离离的诗
- 48 曹谁的诗

51

XINGHE

星河组曲

- 51 指引(组诗) 翠 薇
- 53 一个人的村庄(组诗) 海 默
- 56 被树梢刮疼的风(组诗) 大 梁
- 59 春花秋月又棹歌(组诗) 陈美明

62	川东偏北(组诗)	符纯荣
64	时光里(组诗)	高凯
66	银质的寂寞(组诗)	古剑
68	故乡(组诗)	陈柏林
70	贴身的温度(组诗)	刘素珍
73	故乡之殇(组诗)	孟甲龙
75	秋风瘦(组诗)	蝶小妖
77	用一只眼与世界卑微的相遇(组诗)	陈鱼观
80	暗流涌动(组诗)	郭全华
82	金秋,说爱给那些稻谷(组诗)	刘霞
84	修行(组诗)	韦汉权
86	倒退的火车(组诗)	詹义君
88	万马奔腾(组诗)	狄芦
91	最后一片雪击伤我的头颅(组诗)	刘海潮
93	你一个人在乡下酒绿(组诗)	潘志远
95	秋色辞(组诗)	霜剑
97	在江南(组诗)	缪立士
100	流淌在新疆的情思(组诗)	刘子虚

102

XINGHE

繁星满天

102	北纬 27 度,遇见百山祖(外五首)	乔国永
103	冬日(外六首)	马汉良
105	献给少女(外六首)	绿木
107	大雪就要来了(外七首)	程佩华
109	离婚(外四首)	慧子
110	初恋的样子(外五首)	季承人
113	夜的女儿(外四首)	王国骏
115	后院,一个空酒瓮在看雪(外七首)	许志华
117	桃花一定是一个女子的名字(外四首)	林海蓓
118	七夕书(外六首)	赵幼幼
120	马杜桥的雨(外五首)	聂泓
122	临江踏秋(外五首)	刘叶屏

黑陶

HEITAO

【冬季卷】

DONGJIJUAN

124	一片红色的布(外五首)	雪 潇
125	给德里克·沃尔克特(外五首)	乐思蜀
128	弯刀(外一首)	曾 瀑
129	小妇人(外一首)	卢海娟
130	荷塘,或江湖(外三首)	黄一叶
131	如潮诗句(外一首)	赵 强
132	锐角中的远视(外三首)	崔汝先
134	我想去远方(外四首)	周西西
135	入雨的唇香(外三首)	赵 春
137	对话	高 瑛
138	暮歌(外四首)	赵目珍
139	漫游者(外四首)	李建田
141	牵手(外四首)	夏敬渺
143	南方空瓮子(外三首)	郑亚洪
144	懵懂的期许(外四首)	倚 诺
146	村史馆(外四首)	川北藻雪
147	无花果(外四首)	范文澜
149	瑶琳仙境(外六首)	王静静
151	刺痛(外四首)	冯信子

153

XINGHE

星河长诗

153	祈祷辞(长诗)	撒玛尔罕
-----	---------------	------

162

XINGHE

散文诗专辑

162	一朵桃花把村庄的夜色温暖(组章)	张九龄
164	心灵的微波	陈蕊英
168	烟尘远逝(组章)	一 秋
170	禅茶一味	阿 土
172	心中的风景(组章)	孙培用
174	大地的另一种声音(组章)	晓 弦

黑陶

HEITAO

【冬季卷】

DONGJIJUAN

178	美丽的玛曲随想(组章)	刘志宏
180	山中的秋	李 钧
183	灵魂寄居一棵苦楝树	唐雅冰

185

XINGHE

理论与批评

185	试论中国新诗的色彩美	江锡铨
197	新世纪诗歌现场研究	孙晓娅
202	在浮躁中寻觅安静与升华 ——港澳散文诗散论	蒋登科
206	胡适:新诗革命的战略家	骆寒超
217	“群体性呼唤”与“新诗戏剧化” ——艾青抗战叙事诗的艺术探索	邱景华
229	渺小的伟大 卑微的高贵 ——评伊甸的《黑暗中的河流》	陈 卫

黑陶
HEITAO

【冬季卷】

DONGJIJUAN

桑克的诗

冬夜里的巴士

窗面没冰没霜，
只有重重的哈气，流动的水痕，
飞行的子弹什么也看不见，
冰冷的栏杆盯着报纸，
越来越暗的标点。

巴士拐过博物馆，
拐过早已沦陷的尼古拉教堂，
仿佛一块生锈的早餐面包，
贴着冰面滑翔而来，
暗红的鬼魂。

关闭耳朵的开关，
把场景挪到电视或者影城之中，
提高放映速度，就会更加逼真，
从远处看是庞然大物，
从近处看是奇怪旅人。

缓慢地，带着飞扬的尘屑，
那些随着巴士抖动的人体，
那些躲在口罩后面微张的嘴巴，
被自身掀起的风吹动的胡须，
手指正在弯曲。

更多的噩耗
是冷和夜色共同传递的。
惊恐的眼和喜爱的眼联合制造
铝合金的人心，
并且具有凝冰的风气。

冬日

今天的吉祥物是考拉，
昨天是糙苏。但是圆叶不等于圆滑，
不等于必须对冬天怀着临时工般的
洞见或者异见。

巴士仿佛带支架的面包，
在积雪峡谷间踉踉跄跄。
口罩里的呼吸突袭眼镜，
细腻白霜把心蒙在鼓中。

蒙在灯笼里，灯泡里，
仿佛钨丝或者小说别有用心的情节。
不要脸的导播把死心眼的追随者
引向荒凉的歧途。

金色的方便面嘲笑铁色的
黄昏或者蒜色的故乡，
而所有的友谊都将飞到我们的面前。
独立妙不可言。

给杰瑞·斯隆

我马上去密山。
坐地铁去东站，然后经过无数的雪野和无数的小山。
没有王维写过的小山。
涅斯梅洛夫肯定见过这些雪野但是我不能确认
他曾经写过。

我告诉你一件事。

近来发生的。每当午夜，
而且我妻子不在家的时辰，我都会产生
一种奇异的恐惧感。
与斯大林恐惧并不相同。

其实就是窒息感。

张着嘴，胸闷，首先怀疑窗帘太厚，
然后拉开窗帘，其次怀疑窗户过于密闭，
然后拉开窗户，肮脏的气息
源源而来。

耳边紧贴一种
虚无而坚硬的东西，
没有声音，但却接近一张
潮湿的麻纸。
你肯定想象不出这种刑法在清朝如何盛行。

各种不敢睡。
如果妻子在身边，我就不怕
或者说我就没有这种担心。
我现在只能硬撑着等着天亮，
等着气球泄气。

不安的涡轮飞机
从卧室逡巡到起居室，
又从那里逃到餐厅。
它并没有躲什么，
只想使自己尽快疲惫。

看书，看旧电影的网络文件，
让它们占据心脑的仓库。
什么都别想，尽快回到旅行准备工作之中：
车票在哪里，记者证在哪里，
还有零碎的纸币。

脏雨

你在深圳很难理解
哈尔滨昨天长出青草的新闻
对沦陷区或者集中营的意义。
收音机被噪音干扰。

有人不高兴。
哈尔滨人高兴得几乎疯了。
为了这点儿绿色，他们几乎忍耐了冷一辈子。
比一生漫长的服从。

你在板斧镇没有被强制过扫雪。
未曾经验的语文学家编撰词条的时候必须注意
强制这个词的首要义项是什么。
我的中文系白读了。

帮助青草扩张自己喜悦的
是及时得不能再及时的雨。
而且不是毛毛雨，而是急不可耐的新郎一样的
轰隆隆而过的坦克一样的阵雨。

仍把此刻当成冬末的人
并没有带伞，自然不能躲过阵雨轰炸机的空袭。
带着雨滴跑进候车室的女文青
从自己头发的雨滴之中发现乡土气息。

混合雾霾与烟尘
使之对早春喜悦的评价汞柱渐渐回落。
一个起伏一个早晨就了结了。
青草和脏雨，还是看重前者吧。

存在感

存在感来自
呼吸，来自病。
来自写诗——
只有诗人承认。

来自阴雨
或者阴云，
而晴朗对应于戏剧，
如同电影与风雷。

仅仅是写字癖——
医生说的近于真理。
当然与草药

没什么关系。

我提供的
其实只是解释。
五花八门而且仍能
符合逻辑。

是逻辑而非因果。
这是风景之于地质学
金光闪闪的庙宇。
强调不是回忆。

不是阴沉的知识。
地铁出口的
上下行滚梯
并未遵循三一律。

才子并未对应于
美貌的妇女。
青春并非全都值得
考古学追忆。

活着
是第二重要的——
来自第一名的
严峻问题。

疑心病

我把固定电话砸了——
奇怪的回响终于消逝。
但是尚存的恐惧逼迫我搜寻壁纸，
搜寻每一个房间每一盏灯的基座。

我是以与太太争执家务的名义
把固定电话砸了——
每一个理由看起来都合情合理。
太太无辜的眼泪。

对不起，夫人。
现在听巴赫就是真正地听巴赫。

花撒不再扮演其他角色。
我不必冒充毫无防备的洗碗工。

交换美妙的寿司。
桑葚，葡萄和菠萝悉心描绘我们的未来。
手机颤抖——奇怪的回响突然插进交谈中间
天啊，我一阵晕眩。

项羽不肯过江东

乌江多么平静，
无风自然就没有波纹。
芦苇静静伫立，
仿佛正在睡觉的乌骓。

血滴从指尖垂落，
在水面形成扩散的唱片。
我的心中也曾有一张这样的唱片，
在那黑暗而灿烂的前夜。

虞啊，虞啊，
离别就在眼前。
我们早晚都会告别灰暗的尘世，
而你却执意将日期提前。

以前想说而没有说的，
如今只能说给阵阵的晚风。
而刘氓冒充而跑调的故乡之歌，
只是为了捣乱。

我保存一点涟漪，
在这绝望而难以忍受的秋天。
死亡和残缺并不可怕，
我只是担心露宿的年轻杯盏。

虞啊，虞啊，
平静果真来自虚无而非洞悉？
虞啊，虞啊，
甜笑果真出自内心而非岩石？

猜测只是为爱，

而历史真相，历史也不曾了解。
我已杀掉这么多忘恩负义的汉人，
不必忧虑粗莽的虚名。

埃德蒙顿路的鹅毛雪

我们得到的终将失去，
如除夕抢来的红包，如这会子
正在降落的混合胶水的鹅毛雪。

我们终将失去我们的一切，
失去名义上归我们所有而实际上只有
70年使用权的房屋和命运。

复杂的鹅毛雪降落即被
刚由冻土叛变而来的热地
异化为含着渣滓的液体。

没有单纯的泥泞和冰，
正如没有单纯的看起来
虚伪的名之以雨水的节气。

从埃德蒙顿路拐向
默默无闻的职工街，麦德龙的荷兰饼干
根本听不见脏水模拟的溪水潺潺。

载着积雪的轻型卡车
溅起的翼形水花正在招惹
汇源果汁礼盒与羽绒背心的联合抱怨。

我们喜欢的人物无人问津，
我们厌倦的气候从未冷门，
恰如正在壮大而自信的失眠。

丽江札记

丽江似乎还在
一个陈述句中，只是主语难寻。

肯定不是玉龙雪山。
洛克故居对阴影的兴趣
肯定高于阳光和青稞酥。

那就不必拉扯金桂或者小说家，
英文之后的尘土仍在闪烁着星辰。
不是火星，不是金星。

高反的理解继续加深，
反动或者反面大胆讥讽着钉子。
睡眠拥抱黄色的药剂。

无聊的趣味带着疑问，
并把质疑者掰成一扇木门。

雪 景

风雪交谈含糊不清，
并不妨碍玻璃窗的倾听。
他们偶尔显示基情，
让缺少节奏的喜剧头疼。

冰如兵，危险皆在表层，
雪之血，只有针能包容。
而蒙着雪纱巾的冰块更像魏国军师，
计谋图册翻阅不停。

鞋底纹路过于浅薄，
与冰私通反让主人陷于绝境。
他们扛着粗糙的木头，
裂皮的细枝刺入皮肉。

行道树的高腰白靴，
听起来仿佛讥讽的笑声，
空气中的腥味来自哪里？
哦，夜审室的暖器。

马永波的诗

星空下的寂静

秋天的漩涡变得澄清
闪烁着几颗被啄掉半拉的果子
一记钟声，把暗蓝色的深渊唤醒

我们朗诵秋天的诗
把星空像帽檐一样拉低
额头发烫，我们像庄园里的黑天鹅
黑羽下浑身插满整齐的白色箭簇
整夜巡游，去年它们已经长大

忽近忽远的事物
没有形状，一些冲动尚未成型
一些缝隙，透露着光亮
说不清是温暖，还是凄凉
似乎墙后面什么都没有

还会有几天温暖的日子粘在刀锋上
几滴蜜，几声叹息
几颗孤寂的星球
还会有越来越少的我们
踩着星星闪光的足迹

蓝色的墙壁竖立在天边
一架夜班飞机，像逃学的胖少年
翻墙而去，不知所踪

在黑暗中坐着

——献给诗人韩兴贵

我们，你，我，元正
在马原新房院子里黑黑地坐着
不坐着，难道要躺着歪着
和几个心怀叵测的家伙吗
所以，我们懒散地坐入黑暗
我们，就是黑暗的一部分
我们的笑是透明的
是阔大的，是传到大地对面的
我和我的两个兄长，坐着
我们谈起诗和人生，有些人
是鸟，有些，是鸟人没有翅膀
我们把翅膀像包袱一样背着
我们在黑暗中随时让黑夜
飞起来，像燕山泰山长白山
飞过头顶，然后弹弹烟灰
若无其事，似乎黑暗的岁月已经结束
似乎一场大战，我们幸存下来
轻声说起往事，硝烟，血和词语
我们就是幸存的词语，装饰了
宇宙的凄凉与黑暗，还有自己

再次分别

秋天本就是告别的季节
万物都在与母体分离
万物需要独自长出大风
而成长便是现在时的死亡
从自我的茧壳中挣扎出来

成为蝴蝶，或是眼睛茫然的蛾子
它们份属同门，翅膀上的灰尘
同样呛人，在阳光下闪耀虹彩

分别使坟墓比人世还要狭窄
来不及爱，更没有时间恨
分别使事物拉开距离，呈现轮廓
那些置身其中时无法分辨的细节
都一一显露真相和含意
包括我们早已沦陷的故乡
早已成为他人的乐园，我们的伤痛
这样的话，你不止在诗中说过

一次次分别，一次次撕裂
你向着北方之北的黑暗
我向着南方之南的炎热
更冷的是我们结霜的翅膀

大约在冬季，他们在桌子下低语
大约在来生，我们在屋顶上高歌
在来生，没有分别，也没有重逢
我们是巨大而永恒的花环之中
沐浴美光的两朵幸福的玫瑰

老街漫步

满洲里街，洞穿了我们的胸口
我几乎没有来过，它坐落在南岗区
一个已被车轮逐渐磨低的小山丘上
附近的老站上方，倾斜的红军街上
同样搁浅着一些老房子，龙门大厦
像一条黄色的船，龙骨很长
满洲里街，也许和那段历史
没有什么关联，正如果戈里大街
原来叫做奋斗路，和那个套子里的作家
也关系不大。我和诗人元正
一边吃姑娘，一边闲逛
四五处老房子，多是俄式建筑
后门廊的灯还积存着上个世纪
发黄的雨水，如果在清秋之夜
灯亮着，后院寂静，微风

深夜回家的醉鬼和哥萨克士兵
或许还有流浪歌手、妓女和继父
会压低声音，抱紧光裸的手臂
院子一角里高高瘦瘦的红砖烟囱
像一个想要离家出走的少年沉默着
这些想象，支撑着我们再去寻找
下一个白杨和丁香环绕的院落
它们都被生意惨淡的时装店
摇摇欲坠的小公司，面馆，鱼庄
占据着，如同一些枯萎的肿瘤
只有高大的白杨，像温柔的巨人
在它们日渐冷却的红屋顶上
撒下金色光斑和铁锈色的叶子
偶尔向它们俯身低语着
断头的光荣和苦涩的自由
还有风声传递的宇宙深处的信息
我们并不需要这样的往昔
这些老房子在我们体内逐渐衰败
会有白烟蓦然升腾吗，像弯曲的天鹅
这些和我们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
当我们骂骂咧咧地走过
眯起眼睛，当街道顶端
伟大领袖的绿色塑像
在秋天的宁静中闪耀出钢水般的火花

自己的黑暗

——致沈水波

你唯一可以拥有的就是这黑暗
它不可被阳光照彻，它乃是你
真实的自我之源，是雨露和声息
你蜷缩在里面，这温暖的怀腹
从孕育出生起，就一直陪伴着你
它不是深渊，也不是你的反面
甚至也不是事物残余的部分
它是始基，是水本身，光本身
它化生万物，属于你又不属于你
它是部分，不盈一握
它同时也是整体，包容万有

可是，晨光已透过朱红的窗帷
 在眼帘上血一样浸染蔓延
 你在南窗下醒来，随手翻动书页
 又把它们抛进院子里湿湿的泥土
 雨后的藤蔓将纤细的手臂
 斜伸过落地窗，它们会越来越长
 叶簇后的黑暗，光明内部的黑暗
 低处的黑暗和声音里的黑暗
 将和包裹你的昨日的黑暗
 一起蜷缩在你的体内，抬头
 四季积雪的山顶倾斜下巨大的头颅
 湖水的心跳扩散向蔓草的岸边
 已经是秋天，你的疾病
 也将沿着风吹的方向一起消失

流放地遇故人：老剑

秋天，剑气纵横，山谷中
 紊乱的气流变得平静澄澈
 有白马静立于宝树之下
 月圆之夜，红色的花瓣片片飘落
 落在头上，而树下冥思的人不动
 动的是花瓣，而花瓣不动
 动的是风，是随时改变方向的旌旗

与此同时，某处无名的深山
 一个刀客正在勤修苦练
 准备出手时一刀定乾坤
 他不停地磨刀磨刀，多少年过去了
 茅屋越来越矮，山月越来越小
 最后，他的手中只剩下了刀把
 从此他就成了江湖闻名的老刀把子

这两个故事都与一个叫老剑的诗人
 毫无关系，他现在悠游山水
 他在词语和镜头中重整山河
 他现在一举手，天下就落叶纷纷
 他的爽朗和笑容依旧清晰
 如晨光中的泉水和泉水埋藏的针
 他看见所有的英雄消失在田埂小路
 他看见万物在秋天上路，也不发一言

流放地遇故人：金黄的老虎

一头金黄的老虎纵跃于群山的台阶
 按住跳动的矿脉，按住斑斓的大地
 他本该属于辽阔的北方
 属于高处的寒冷，属于乌托邦
 明月，松岗和大雪映亮的天空

只有不世的英雄，才配与他同在
 俯瞰尘世的炊烟与精神的渊薮
 从自身冶炼出黄金的光芒
 这头老虎，曾在恒河岸边漫步
 宁静得像一个陷入冥思的佛陀
 这头老虎，在词语的热带雨林中优游
 他的啸吼，将花粉粘在低音区
 又一爪将村庄的破草帽按在地上

他来自温煦的南方之南
 那种植着胡须的山坡
 他一路漫游，经过一个个前生
 大海，熄灭的星辰，朝代与城池
 衔着一只绯红的花朵
 与巨大的落日隔着深渊相对

这本属于传说的神物
 从天而降，身上插满了大风
 温柔得如同一只大猫
 明睛顾盼，偶尔从镜片后
 闪出薄薄的刀光
 仿佛心怀怜悯，对人事和我们
 投以漫不经心的一瞥

新安江畔

——给诗人王国骏

起源于雾和清晨，又消失在雾中
 高压线从对岸的山头横江而过
 在雾中时隐时现，歪扭的村舍
 半天不见人类活动的迹象

白鹭时聚时散，恰如我们
能在不到一年中见上三面
实属奢侈。第一次在象山
你脸色阴沉，你的酒量和身材
不成比例，倒是和你的高昂声调
匹配完美，那晚你醉卧车中
独自一人，醒时已是海岛的黎明
多么惊险！幸好那车没有将海风密封
五月底，你坐了三十个小时的硬板
从建德到哈尔滨，你的口音
让我们困惑又开心，还有你的固执
和固执的可爱。我们说了很多
或者什么也没有说。这一次
我们一同在微雨中登临严子陵钓台
坐画舫游江，在新叶古村转悠
在方塘边看转云塔的倒影
把时间吃成欸乃的鱼头，喝杨梅酒
新安江从我们身边静静流过
这是条缓慢的江，江面不宽
更像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从古徽州出发，经过许多
未经我们允许就存在的短暂的事物
它一定也是从雾中悄悄而来
我们在清晨的细雨中沿江漫步
你说，江越到下游越宽阔
夏天水很凉，冬天十七度恒温
白沙桥上，一百多头狮子神态各异
而那些山头也依然时隐时现

雾 江

新安江的晨雾与别处没有什么不同
它裹住连绵涌向天边的山头
与对岸的炊烟混在一起
它也笼罩住烂尾楼高大嶙峋的身影
有人从此寂寞无边，也风月无边
白鹭横江，仿佛有人大笑一声出门而去

雾总会散去，像我们的话语落入水中
明天总会有有的，无论它属于雾还是雨
雾起的时候我们茫然无知
我们沉浸在另一种天气里
有人在里面张网，捕蝴蝶一样

捕捉从未存在过的饱含黄金的老虎

雾汽在水面铺展，暂时形成一条
与江水平行等宽的条带
江水似乎停止了流动
只有雾，像一个同样从未存在的爱人
伏在江上，它们一起缓缓移动
它们无心地带去了沿途的村庄
林立的山头，电线，龙船

一些词语似乎从未存在过
一些词语似乎还在呼吸
雾汽的消音器，使一些
对岸传来的声音失去了含意
江水还在暗暗流动
等雾消散，就是另一场的人生

微雨中的江游

事物随着距离的消失而消失
但我们依然无法成为
任何事物的一部分
雾分开，翘起的船头向空虚深处延伸
如何与空洞做爱，并弄出动静来
这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
船尾的马达震颤，发热
像一个激动的新鲜的身体
船身压出的犁沟慢慢向两岸扩散
白色雨珠播撒其中
同样没有结果，水消失于水
身体消失于身体
两岸的青山一重重打开屏风
万物的筵席马上冷落下来
船在不知不觉中转换了方向
我们也更换了姿势
尽管风景还是同样的风景
雨还在下，这条新安江
也可能是兰荫江、富春江
长江或任何一条江，或者并不存在
我们可能并不是我们自己
而是无法串联出意义的一些词语
或者不知该如何收场的雨